

陳布雷有筆如椽

(下)

我對二伯父的追憶

● 陳約文（前中央日報編撰、自由作家）

夕陽孤塚落淚以對

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底，向蔣公中正請得數日假期，布雷先生以輕鬆愉快的心情，偕繼室王夫人返回浙江省慈谿縣官橋村祭祖訪親，一向寧靜的小村剎那間熱鬧起來，聚居了多少世代、數百家陳姓宗親，都以無限歡欣和分享榮耀的心情歡迎他的歸來。抗戰雖只八年，以前他的工作地點也不離南京、上海，雖近在咫尺，但他卻已有十餘年未曾返回故里了。

他的四弟訓慈先生（亦即家父）養痾在鄉，帶著一家人，佇立在那古老的石板橋上迎候他，見他走出轎子，笑著說：「這次你來沒帶副官，我推薦個臨時女副官給你！」說著把我輕輕推上前，他連聲說好，又回頭向轎伏道謝。幾天的鄉居生活，我始終陪伴二伯左右。

家母阮孳女士原是烹飪高手，率領兩位女僕，每餐擺出一桌不同佳肴，並且隨時供應家鄉風味的點心，吃得布雷先生胃口大開

，他常問夫人：「我能再吃一口嗎？一點點。」他身體瘦弱，又因公務繁劇，夜夜失眠，體重經常僅能維持在九十磅上下。但是回到故鄉，充足的睡眠，可口的餐點，使他愁緒層層消失，笑容重現眉梢，客人雖然不斷，但沒有一個是來求高官厚祿，沒有一個是來談論複雜的人事，詭譎的政情，有的只是敘舊，只是親情，他原是多麼容易滿足、喜愛快樂的人。

他依序掃墓，祖父的、伯祖父的、曾祖父的，也去參觀了祖父手創的雞山小學，又去拜謁大宗祠，翻閱族譜。夜晚的煤油燈下，他為我們娓娓講述祖先懿行德業及童年趣事。

幾天的假期匆匆即將結束，京中有要公事，急待他去處理，最後一天的下午，他要我陪他去附近走走，我陪著他走過我自己耕種、土壤最肥沃的「小八畝」稻地，走過那棵老楓樹，走近那一攏竹林，最後來到他的原配楊夫人墓地，墓地是一處小坡，墳墓也很質樸，我的這位二伯母當年是位才女，懂詩

擅賦，在生育了三位堂哥、兩位堂姊後，不幸難產而死，情深如海的二伯悲痛欲絕，大病一場，從此遠離家鄉。

我想二伯會願意在墓前獨處一會，便稍稍離遠一點，在橋墩上等待。漸漸地，夕陽西斜，聒噪的鳥雀成群歸林，我再回頭去墓地找他，只見二伯瘦小的身影依依暮前碑旁，夕陽餘暉映照他眼角閃閃淚痕。「報告長官！該是回家吃晚飯了！」我故意用歡愉的聲調呼喚他；他徐徐走下小坡，還不時頻頻回首，現在倒是我偷拭淚珠了。

晚年得孫取名師孟

在民國七十八年「陳布雷先生百年誕辰」口述歷史座談會上，身為布雷先生長孫的台大教授陳師孟曾說了一段簡短而感性的話：「我出生一百天，祖父就過世了。對祖父，我是很陌生的，在我身上唯一可以作為記憶和紀念的，就是我的名字，是祖父為我取的。小時候，同學常問我，是不是有位哥哥叫陳師孔。其實，我名字中的「孟」字，並

不是指孟子。漢朝有一位大臣叫陳遵；而朝中有兩位同名都叫陳遵。一位陳遵好出風頭，喜歡喧嘩，另一位則沉穩，不好名。於是，朋友將前者取名陳驚座，後者稱為陳孟公。祖父將我取名師孟，是要我學習陳孟公的本本份份，不求名利的作風。所以，我唯一對祖父最親切的思念，就是我的名字了，而祖父本身的個性也是沉穩、淡泊。」

這位當年誕生在美國的中國娃娃，入境隨俗，出世時先取了個洋名：Sherman，這個喜訊傳到南京，使布雷先生展露了難得的笑顔，他一再端詳照片中手舞足蹈號哭著的嬰兒，一面讀著信，口中輕唸著：Sherman，Sherman。因為身為父親的長子陳運，請求祖父為長孫賜名。那天晚上在他記完日記時，他終於想妥了一個名字：「師孟」，這名字易唸，又和英文名字諧音，而且蘊涵了一個歷史掌故。他寫了一封祝賀的信給遠隔重洋的兒、媳，解釋了取這個名字的含意，並寄予一份思念和期盼。

只是憂國憂時的他，有生之年未曾見過愛孫一面，更不用說享受含飴弄孫之樂，因不久他就仰藥自盡，長辭人世。

從國民黨到民進黨

大陸變色出乎意外的迅速，不少政府機構匆促遷來台灣，也有不少忠貞人士誓死追隨政府來到復興基地，但有部份人士心存觀望，滯留港澳，尋覓是否有更安全之棲身處

。布雷先生之長子陳運在美剛獲得學位，懷有最新的專門農業學識，卻毫不考慮帶著妻子，三歲的女兒陳瑾華，出世不久的兒子陳師孟，冒著驚濤駭浪搭輪船奔向風雨飄搖的台灣，不為什麼，只為它是反共復國的堡壘，只為它處處飄揚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，他已失去了父親，他不能再沒有祖國。

憑著自己的學歷，藉著父親的人際關係，他原可謀得一官半職，居住現代化的台北市過不錯的生活，但他覺得中南部的艷陽沃土才能發揮他的所長，他願以血汗來灌溉落後的台灣農業，因此他選擇了台灣糖業公司，實際從事甘蔗品種的改良，種植面積的推廣，讓可貴的外匯來厚植國力。

尚未學會握奶瓶的師孟，在台灣鄉間漸漸成長，他的兒時玩伴幾全是本省子弟，要找父親得往甘蔗叢中搜尋，因此當人家問他父親是幹什麼的，他會毫不遲疑地回答：「種甘蔗的」。問他是那裡人，他也一口回答：「當然是台南人！」台北的親友至今在講有關他的一個笑話：一次帶他去中山堂，他記得母親一向的叮嚀，一進門就自動脫了鞋子，那知逛了一轉，從另一個門出來時，這個小「鄉巴佬」卻找不到自己的鞋子了；他用稚嫩聲音說：「這家人家好大喇！」

陳運待同仁誠懇，對蔗農更是仁厚，出身浙江大學的他，以實事求是的精神來推動公司業務，不但有卓越績效，也使蔗農生活大有改善。因此當他工作有調動時，樸實的

農民自動地趕來列隊歡送他，流著淚，激動吐露一長串台灣話，陳運略帶江浙口音的國語，他們彼此完全聽得懂，因長久以來，他們早就是一起流汗種植、歡笑收穫的伙伴。本省人、外省人流入的汗水，滋潤了這塊光復未久的大地。

陳運又曾在農村復興委員會與亞洲開發銀行工作，也以學者和專家的學識經驗擔任行政院科技小組顧問，多次出席國際性會議，為我國爭取實益和榮譽。在他覺得那是身為國民、國民黨員應盡的義務。

陳師孟隨父母遷來台北後，插班進入建中，他自建中畢業，參加聯考，以「系統元」進入台大經濟系，父母的欣喜自不在話下，問他最想要的獎品是什麼？師孟立刻答以：「一條大狼狗。」他的媽媽大聲反對：「那多可怕！」那麼換一樣吧，陳師孟說：「一輛摩托車！」他的父母商量後表示：「那太危險了！」氣得陳師孟什麼都不要了，但是一再協商下，一架鋼琴是大家可以接受的，「學鋼琴的孩子不會變壞」，可能學鋼琴的青年更是會加倍優秀，他就是順當地自台大畢業，前往美國深造，得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，返回台灣，在母校台大擔任經濟系教授。幾年來，他始終是被學生視為最受歡迎的經濟學教授之一，學生也是他的「最愛」。

陳師孟是於民國八十年八月加入民進黨，在這以前，他是位年輕的資深國民黨員，

和他的父親、祖父、更多的家人親友一樣忠黨愛國。是什麼原因，使他以激烈的手法——燒燬國民黨黨證，退出國民黨，那已不重要。同年十月，他因反對刑法第一百條，認為是「惡法」，而加入「行動一百聯盟」，在國慶日前夕發動學運，因妨礙閱兵而轟動一時。廣場上迴蕩著他的嘶喊，廊柱上灑落著他的熱淚，一個愛國青年要這樣痛苦地成長，使深愛他的家人親友百思不得其解，只是這條不歸路上，他是與大家族的傳統漸行漸遠了。

八十三年底，在激烈的選戰中，民進黨贏取了台北市。首任民選台北市長陳水扁，實現其以族群融合為考量的承諾，很快宣布第一道人事命令，首席副市长長人選為外省籍的台大教授陳師孟，以人才欠缺的民進黨，能有個性內斂沉穩、具有財經素養、處事公正、形象清新的名學者陳師孟，由「心動到點頭」，不但阿扁深慶得人，派系林立的民進黨內也聽不到一個反對的聲音，各大報在十二月八日更紛紛用直的、橫的特大標題發佈這個新聞：「陳師孟將出任台北市副市长」，「陳師孟要助民進黨展現執政能力」，「陳師孟同意出任第一副市长」，「陳師孟出線，民進黨各派系評價頗高」，「陳師孟：只效忠人民」，「陳師孟理念執著，家人唯有祝福他」，……。

在介紹這位新出爐的副市长時，報刊、雜誌不免會提到他是先總統蔣中正文膽陳布

雷之孫，也提到他的祖父陳布雷、父親陳運都是忠貞的國民黨黨員。這裡更有一個小插曲，握有選票他的家人、親戚中有投票給國民黨，也有投票給新黨，卻沒有一張選票是投給民進黨的。

陳師孟可能不是天才，但他確是人才，將會是台灣詭譎政海中一股清流，希望以他本身的實力，凡事全力以赴的性格，給台北市帶來充滿快樂、希望、美好的明天；更不要辜負他祖父陳布雷賜給他清白的姓，含意深邃的名字，我們更深信他絕不會做「陳驚座」的。

油盡燈枯無怨無悔

幾十年來，布雷先生力竭從公，只因在當年為蔣公誠意所感，一口答應作蔣公的私人秘書，名利都非他在意的東西。一諾至今，無怨無悔。用人難，蔣公卻用他從不起疑；知人難，蔣公卻知他最為深切。正如他在生命最後的時日敬致蔣公的遺書中，有：「……我心純潔質直，除忠於我公之外，毫無其他私心。」他覺得國家進入非常時期了，而自己的體力、精神已疲憊不堪，正像一架過度使用了的機器；也像一盞油盡燈枯了的燈，沒法再發光發亮。深恨自己既不能執戈殺賊，又不能靖獻策畫之用，狂鬱憂思，常把他層層推向：「終結我的生命吧！」愛國的熱忱，憂國的傷感，使他毅然決然步向死亡。

他陸續完成多封遺書，有上總統書，有給同志好友書，也有給夫人、子女、諸弟、部屬的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他給自己兒子的遺書，一再強調國家之中心領導，此二十年來方針上絕無錯誤，而要諸兒務必盡忠於國族，自立於社會，勤儉正直，堅忍淡泊，以保優良之家風。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三日，他服安眠藥自盡於南京。

先總統蔣公對布雷先生遽然去世，在悲慟之餘，曾頒「當代完人」輓額，對他數十年來盡忠黨國，做事之負責，人格之完美，給予一種肯定和讚美，也給家屬一項哀榮。布雷夫人含悲忍痛料理後事，當時表示：「先夫子之死，決不是僅為一人，為一事之刺激率爾輕生，蓋其志在一死勵大眾也。」在他一生原就淡泊名利，更愛惜自己名譽重於一切，他多希望自己能有第二個生命，年輕、健康、充滿活力，而他依然會用來報效熱愛的國民黨，永恆的中華民國，無怨無悔！

編輯報告 編者

△陳在俊先生「宋慶齡生死戀（下）」

「續稿未到，暫停延至下期續刊，

敬請讀者期待。